

19.08

龙门文史

第四期



广东省龙门县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六月



堅持求實方針
保存龍門史料
發揚優良傳統
致力文明建設

吳仲敬題

一九八七年秋

注：吳仲同志是省政協副秘書長（已離休）。早在抗日戰爭時（1937—1942年），曾在龍門中學做地下黨工作。

《龙门文史》第四期目录

- 1、龙门县城东较场今昔……………县体委史料编写组、何平华、李汉驹供稿，陈裕宏整理（ 1 ）
- 2、麻榨、正果地区中共武装斗争的回忆……………王国祥口述、巫国祥整理（ 3 ）
- 3、龙门解放前教育状况琐谈……………刘鸿祺口述、骆水阳整理（ 11 ）
- 4、蓝田瑶乡人民的革命斗争……………刘雪球（ 15 ）
- 5、清初悍将周鸿升的功勋及其有关历史文物……………梁国凡（ 20 ）
法国巴黎发现清代南澳总兵周鸿升庆寿金漆贝雕画屏及散文……………南澳县 林俊聪（ 22 ）
巴黎发现恭贺清代南澳总兵周鸿升荣寿的优秀散文……………南澳县 林俊聪（ 23 ）
〔附〕恭贺大柱国郎券侯麟翁周老镇台荣寿序（ 25 ）
- 6、政医绩著的梁庆翔……………李林根（ 28 ）
- 7、恩科举人刘士骥……………李林根（ 30 ）
- 8、龙门县城古建筑物及其湮没……………李汉驹（ 32 ）
- 9、竹筒天车与人工催雨——龙门灌溉工具简史……………张津光（ 34 ）
- 10、龙门县中型引水渠——龙平渠……………张津光（ 37 ）

龙门县城东较场今昔

县体委史料编写组

· 李 汉 驹供稿 ·
何 平 华

龙城东较场始建于何时已无从考查。据曾参加一九三九年《龙门县志》采访工作的陈任天老人提供的情况，清朝期间，东较场北有演武亭，南有照壁，中间有跑马道。这里是封建统治者选取武秀才时较量骑射的场所。民国以来，东较场成了刑场，不时有“犯人”在此被处决。这以后唯见荒塚孤坟，四处一片荆棘。每当夜幕低垂，萤光惨绿，鼠蹊虫鸣，过往之人莫不绕道而去。

一九三七年，国民党军余汉谋部队辖下九五九团团长方守鸿带兵驻守龙门，曾发动工兵平整东较场，清除坟茔，拆照壁，筑亭台，设假石山，建九曲池、九曲桥。场的西面有德清亭和峻峰亭，各有亭联，前者为“德泽遗留怀召伯，清谈亭内战群儒”，后者为“峻岭回环青天在望，峰峦卫列红日来朝”。在原照壁附近建一石泉亭，亦有亭联云：“石立千寻青山屏障浑无尽，泉流九曲碧水萦回静不波”。北面演武亭旧址左侧建一松竹亭，亭联为：“松地有尘风自扫，竹门无锁月常关”。场内花木葱茏，空气清新，是人们休憩的好去处。

芦沟桥事变之后，日寇不断南侵。不久，九五九团奉调上海抗日，龙城镇屡遭敌机轰炸，也曾被日军窜扰，东较场

无人管理，亭台坍塌，杂草丛生，遂成荒芜。

一九四五年夏，刘其敬在龙江石墩抗击日军，壮烈牺牲。为表彰英烈，曾在露天检阅台（即现在戏院侧）右边建一纪念碑。碑的正面镌有张治中将军的题词：“忠烈可风”。一九四六年，场内（现广播电视局所在地）建“中山纪念堂”一座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龙门县解放。这以后，东较场成为龙门县规模最大的运动场。一九六二年，场内修建第一个灯光球场。一九七四年，耗资五万元建成田径、足球场。一九七九年耗资二万元修成铺上煤渣的跑道，筑成看台，建起铁栏杆围墙。东较场面貌焕然一新。

东较场自成了运动场以来，先后五次在这里举办地区、市的运动会或体育表演：一九七四年惠阳地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、惠阳地区中学生蓝球比赛；一九七五年广州市摩托车队表演（两场）；一九七六年广州市农民蓝球赛，广东省出席全国第三届运动会的男排冠军队、女子蓝球队及射击队的汇报表演；一九八三年广州市足球队专业队表演赛。

现在东较场面貌全非，不但成为龙门县规模最大的运动场地，而且成为龙门文化活动中心地，运动场侧，高楼林立，近年来，文化局、文化馆大楼、图书馆大楼、影剧院大楼、教育局大楼、广播电视局大楼、体委大楼相继建立于此，而形成文化一条街。

注：本刊封面图片是东较场今貌。

麻榨、正果地区中共武装斗争的回忆

王国祥口述 巫国祥整理

四

我是增城县白面石村人，家乡离龙门县界只有二里地，在抗日战争时，很多时间在龙门麻榨、永汉地区活动。现回忆一下当时武装斗争活动情况如下。

（一）抗日战争建立“铁石队”

“铁石队”是1945年1月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，开始叫“抗日人民自卫队”，以后发展为“罗浮山区抗日独立中队”。中队成立后在增城正果白面石、龙门麻榨的大坡、大田心、标头、黄泥岫、亚寄山、罗坑、井头、曾村、大陂、鳌溪、永汉的黄牛崙、低崙、上下莲塘、芋坑以及博罗的横河联和道夫田等地活动。

“铁石队”的建立有一定的历史背景。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由澳头登陆，分兵经增城、龙门进犯广州，当时驻在白面石前面的村庄黄沙岫村有国民党独立廿旅一个团，据说有一部份地下党同志在那里坚持要抗战，因此在老虎石山和日寇打了一场规模较大的仗，打死日军几十人，而国民党军也牺牲一百多人。这次仗虽然打败了，但激起群众的抗日情绪。战后白面石村群众在战场上拾到轻机几挺，步枪二十多支，以后轻机卖剩一挺，和二十多支步枪变为“铁石队”的

抗日武装。更主要的是抗战开展以后党的领导到白面石村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，提高了当地群众的觉悟。1944年12月东江纵队王作尧同志率领的指挥部进驻了白面石村，而且在白面石村建立交通站和情报站。地下党为了保护交通情报站的安全，即将白面石抗日人民自卫队组织起来，并命名“铁石队”。“铁石队”成立后，国民党怕得要死，当时驻在正果、麻榨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袁虾丸准备消灭我们，于3月14日配合麻榨龙田围反动武装向白面石村围剿，烧去住房十多间，接着4月又来扫荡，“铁石队”和兄弟部队一起奋起还击。

“铁石队”副小队长王运房同志用一支步枪阻击敌人，打死国民党排级文书一人和班长一人。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，我们杀伤一部份敌人，将敌人打退了。在这次战斗中，“铁石队”的小队长王房林同志牺牲了，老民兵王秋桂同志也受了伤。同年8月敌人袁虾丸乘我队外出活动，又率领四百多人前来白面石村烧毁民房八十多间。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当地队员减员较多，补充了一部份海外华侨。2月间在三松巡税站收税，又被国民党杀害二个同志。以后剩下一部份队伍，归张其威中队。“铁石队”经历了一年多的战斗，至此结束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金龙队黄秀中队和我们“铁石队”及其他兄弟部队经常在麻榨大陂大田心村活动。当地群众对我们帮助很大，在解放战争中，在那里建立了交通站，当时也有地下党组织。

（二）解放战争建立“猛豹队”

由于我进行的武装斗争是在增、龙县委领导下组织起来的，我多数时间在龙门地区活动。1947年春天，黄柏、王达宏等同志先后取得了在永汉打伪警察所、在从化打石坑伪乡

公所、在低田打伏击战等一系列的胜利。这时增龙县委书记钟育民同志到我村白面石找我，要我建立一支武装，叫罗浮山区人民独立中队。队员的来源是龙门麻榨地下党员郑叶昌动员的基坑、到坑、大陂、大山口等地的同志，另有博罗地党李回同志从博罗带来了十几位同志，再加上增城正果白面石一部分同志，共40多人，于1947年8月在正果大墩村正式宣布成立中队，由钟育民同志宣布任命我为中队长。以后，这个队的代号叫猛豹队。我们活动在罗浮山周围，曾在龙门麻榨的大陂、基坑、下龙、大山口、鳌溪、约坑、到坑，博罗的联和、福田、酥醪、横河、何家田，增城的正果、派潭等地活动，有时也到永汉一带活动。由于得到各地群众的支持拥护，到了冬季，我队发展到八九十人。至1948年的春天，猛豹队已发展至130多人，同时成立了麻正办事处，由王彪同志任主任，郑叶昌同志任副主任。在龙门麻榨的基坑、大陂、鳌溪、标下、到坑、井水，增城正果的勒竹坑、三平约等地普遍建立农会和民兵组织。

1947年10年，猛豹队在麻榨地区发动了破仓分粮，把数千担的粮食分给了贫下中农。

（三）收缴反动武装，解放麻榨

当时麻榨境内敌人有12挺轻机枪，其中社下1挺，标下1挺，赞两堂1挺，龙田围5挺，东埔1挺，南滩1挺，西楼2挺，而恢复武装斗争时我们猛豹队只有1挺轻机枪和几十支步枪，可以设想当时在麻榨地区活动是很困难的。开始只能在大陂和鳌溪活动。1947年9月王镜同志的队伍和我们猛豹队夜袭了社下村，收缴了社下村的反动武装，有轻机一挺，步枪10多支。为什么先从收缴社下村入手呢？因为这条

村的反动派过去曾杀害过我们东纵部队的班长。我们把最反动的先解决掉，把敌人的反动气焰打下去，从而打通了通往鳌溪的交通线。为了进一步的收缴反动武装，我们抓到赞两堂的反动地主王坤，又把赞两堂的轻机收缴了。这样我们的武装不断壮大起来，我们的队伍可以进出麻榨圩，在东埔、下龙都可以活动了。1948年春节前两天刚好是正果圩日，徐文同志带回王达宏同志的指示，要收缴龙田围的反动武装，并派李绍宗同志率领队伍前来配合。趁当天圩日我们手枪队化装入了该村，部队跟着进村抓到反动乡长何贤，当场枪决了。收缴了轻机4挺，长短枪数十支，另外一挺机枪，当时抓了一个地主作人质，以后也交来了。这条村5挺轻机全部收缴了，标下村的1挺轻机在成立光龙队时也收缴了。

1948年春节后，我队配合王达宏队在永汉地区进行分地主的粮食和浮财。不久返回麻榨进驻东埔村，又收缴了一挺机枪，这时麻榨地区的12挺反动武装的轻机，我们已收缴了9挺，而剩下的西楼和南滩的反动武装带着3挺轻机逃跑了。这样，麻榨地区于1948年夏已基本解放了。

1948年春进行大搞之后，正果、麻榨地区的群众发动了起来，整个地区沸腾了，很快组成了几个中队，在正果地区收缴了几挺轻机。而龙门麻榨的标下、基坑、到坑、井水成立了一个光龙中队，大陂、罗坑亦成立了自卫中队，增城正果的三平约、勒竹坑成立了飞鹏队，连猛豹队共有三百多人。于同年3月间在龙门麻榨基坑正式成立隶属江北支队二团的第一大队，由徐文同志宣布任命王国祥为大队长，雷明同志为政委。这个队成立以后，在罗浮山地区周围活动以外，也经常到南昆山和鳌溪一带活动。

1948年5、6月以后，伪独二团以一个团的兵力对付我们，又由王同仇成立伪清剿大队驻在正果、麻榨。由于敌人不断向我队地区扫荡，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几次战斗，加上光龙队中队长王光正带了30多人携去2挺轻机叛变，我队减员较多，于1948年7月集中在鳌溪进行整训，当时只剩下一百人左右。于8月间支队司令部决定将队伍编入三支司令部主力。由王国祥、郑叶昌率领短枪队10余人回麻榨、正果地区坚持工作，发动群众继续斗争。

我们组成的10多位同志由王达深同志任手枪队长，关振明同志任副队长。回到麻榨、正果地区，活动是非常艰苦的。由于这个地区我们撤离后，敌人进驻，到处组织反动武装，麻榨圩、砵下村、社下村、罗坑村均驻有国民党军队，连正果的三平约、勒竹坑都组织了反动武装。我们回来活动，只能白天住在山上，晚上下山和群众联系，有时去敌人住地附近散发传单，宣传我大军在北方胜利的消息，有时出去打枪扰乱敌人，使敌人感到我们队伍还在。不到两个月就把驻在麻榨砵下、社下、罗坑的敌人吓跑了。1949年春节以后我们又将麻榨反动自卫队赶跑。于是麻榨彻底解放，同时又将正果勒竹坑三平约反动自卫队消灭。

随着上坪战役的胜利，上级给了我们一挺轻机，以鳌溪自卫中队为基础，成立了一个中队。我部于3月19日晚在正果袭击敌人，缴获重机一挺、轻机二挺步枪几十支，加上王达宏同志从永汉派王建同志带来的几十人、以及轻机二挺，再成立一个中队。这两个中队为1949年5月东三支在罗浮山区成立第五团打下基础。

（四）龙门人民为革命献身

恢复武装斗争以来，我部和敌人战斗十多次，其中两次战斗和龙门子弟兵关系比较密切，也和龙门群众的支援分不开。

一次是在1949年3月19日晚在正果消灭伪清剿大队的一个中队。情况是这样的，3月17日我们在鳌溪接到何燕等6个人来信，他们说要从国民党队伍里起义，要我们去接应。当时驻在正果的敌人有国民党独二团一个营，伪清剿大队二个中队和一个反动自卫中队，合计有五百多人，而我们仅有刚从鳌溪自卫队组织起来的一个中队二三十人，加上我们手枪队十多人总共四十多人，敌人比我们超过十多倍，而鳌溪同志地形又不熟悉，当时我们有点犹豫。但鳌溪同志个个磨拳擦掌，要求前去，这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。于是在3月18日晚秘密返回白面石村掩蔽，并把全村的柴刀都借来了，准备潜入和敌人肉搏。进入正果以后，由于群众的支援，情况比我们预料的顺利得多，何燕同我队于天亮后安全返来。这次战斗的胜利影响较大，又将驻在正果的伪二团一个营吓跑了。于是正果、麻榨的解放区联成一片，恢复了较大一片的游击根据地。

第二个战斗，是1949年6月在正果战斗的胜利。1949年我们五团刚在博罗横河正式宣布成立，旋即将队伍开赴麻榨、正果一带活动，当时国民党伪清剿总队教导队独立营也开来正果佛爷庙驻扎，刚好支队司令部政委黄庄平、副司令员王达宏同志也率领支队主力王镜独立营到达白面石。当时支队领导决定消灭这股敌人，要在敌人立足未稳时消灭它于正果。同时集中的还有四团的黄赞明部一个中队、陈集中率领的二团一个中队、龙门的铁岗中队，合计有八百多人参加

了战斗。部队于6月15日晚上10点由白面石村开出，在16日凌晨已进入正果地区。王副司令率领王镜部队从佛爷山攻下，徐文、王国祥率领的两个中队从正果圩攻入。战斗从2点钟开始，至下午4点，敌一个营全部向我们投降。在战斗中打死敌人10多个，俘敌150多人，缴获重机3挺，轻机6挺，步枪百余支，子弹数千发。由于这场战斗是攻坚战，我军也付出了一定代价，牺牲战士7人，伤10多人。

在消灭敌人正规部队之后，还有国民自卫队一个中队约60人，住在一个较坚固的炮楼上，我们包围了他们，迫他们投降。敌人在动摇中不敢还击，我们却没有及时攻下，于17日凌晨敌人援兵赶到，在敌人两面夹攻下，我队损失了一个班，失去轻机一挺，步枪9支，副排长兼班长和战士等9人牺牲了。这个班是龙门和博罗两个县的子弟兵，由于当时未存下名册，他们已成为无名英雄了。这场战斗虽然有缺点，但消灭敌人较多，缴获较大，影响也较大，应该说是一场大胜利。这场战斗的胜利，是黄庄平政委，王达宏副司令直接指挥的，而参战的大部份战士则是龙门的子弟兵，而龙门的子弟兵也牺牲了不少。

在抗日战争时期，龙门的金龙队和增城的铁石队经常在一起活动，并肩作战。在解放战争时三支二团是辖龙门增城的，成立麻正办事处，都是不分地区地战斗着。在游击斗争的日子里我们增城的部队都是以龙门地区为大后方的，龙门的党组织，龙门的群众对我们支持很大。1948年7月我队和国民党伪独二团在罗浮山上打了二场战斗以后，回到了大陂上洞亚寄山上，当时的环境非常恶劣，后面有追兵，前面有国民党一个连在罗坑驻扎堵住我们，部队的粮食吃完了，住在山

上掩蔽，当时亚寄山村的副农会长罗桂兴同志家里很穷，只有一担谷种也磨给我们吃。黄泥函村农会长王威昌同志，在黄泥函村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磨谷支援我们。有一次我们被敌人追在大陂径口村山上掩蔽着，径口村的群众知道后，煮了饭秘密送给我们。象这样的事迹还很多。在组织队伍中龙门的子弟对我们支持很大，贡献很大，每次扩大队伍，龙门解放区的青年都踊跃参队，有些父母亲自把孩子交给我，还叮嘱我要把他的孩子教好、带好。在最困难的时刻，龙门的群众和我们心连心。群众的热情鼓舞着我们，支持了我们革命的信心与决心。

在几年游击战争中，参加我队战斗牺牲的麻榨子弟，我记得的有约坑的王球同志（牺牲时任副连长），大山口的罗房新同志（牺牲时是副班长）和刘石新同志，上坑的关金水同志，还有标下、井水以及永汉和其他地区在正果牺牲的不知名的10多个同志。我们永远缅怀这些革命先烈。

注：王国祥口述时是惠阳地委组织部副部长，现已离休。



龙门解放前教育状况琐谈

现在县城河边的县招待所，是解放前“兴贤书院”的旧址。所内现在还保留“兴贤书院”的刻石，据说是清代才子宋湘的手笔。“兴贤书院”与惠州“丰湖书院”同出一时。

“兴贤书院”与原“星光书院”相邻，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，发起筹建以及始组筹备理事会的，是当时热心乡梓教育事业的刘润林（甘香人，碑名刘艺圃）。他向全县殷商富户募捐，筹集了数十万斤谷。献捐者的名字被铭刻在一长方形木牌上，木牌被置放于书院后殿的木雕楼阁中。如献捐来源属于祖尝租谷，则刻祖尝所属公祖的名字，称“神位”；如献捐者在生，则刻“某某长生禄位”。当时，后殿楼阁内排放着数百块这样的牌位，每年春秋季进行祀祭，以表后人纪念。

筹集基金后，又物色、发动工匠，群策群力，历时五年多始建成。数十万斤谷，除用于建兴贤书院外，部分用于分置田产，作为办学基金产业。田产布于全县，其中以县城附近最多，如西埔、王宾村等附近一带均有。其田产每年收取租谷，用作办学经费。

据老者忆述：于清朝道光初年兴贤书院开始招收学生。入学者称为“生员”，是经过各区考试后推荐入学的。学生入学后，可享受兴贤书院免费发放书、纸、笔、墨、蚊帐、

木盆等用具文具。如果有“生员”违规犯事，经议后则要追赔上述费用。生员学习两年后参与县内“乡试”，合格者称为“秀才”。再经学习，参与广州府的“府试”，考试中选者，属为“举人”。

主持书院的人，称作“山长”，主掌全面，以教为主。课程全是国学，以《四书》为主，包括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儒家经典著作，旁及《五经》，即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等。清咸丰以后，因动乱而停停办办。兴贤书院可说是当时统治阶级继承人在县内的培训中心。至于乡的办学形式，则以“书塾”为主，有些乡村建有书塾，也称“书房”，没有书房的，则临时找祠堂或稍为宽阔的房子充当，由有子弟上学的家长凑集（十多廿人不等）延聘教师，称作“塾师”，负责上课。每位学生按月交付学米、鱼菜金若干，供塾师的伙食或零用。所学课程，以“三本大字”为始，即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幼学诗》，这叫“启蒙学”。随后旁及《明心宝鉴》、《增广贤文》、《成语考》以至诗、书等等。学习优秀的经考试选拔，可到兴贤书院就学。这种初学的书塾，不少乡村，直至现在还留有痕迹。

清末民初，在欧风东渐的影响下，科举制被废除。民国二年兴贤书院改为龙门县官立高等小学堂。首任校长为李镜仁。课程设置仍以国学为主，此外还有“格致”、“修身”两门，前者有如现在的数学、物理的初等常识，后者属为道德教育。及后“五四运动”的波澜所及，提倡新文学运动，推广了白话文的教学，并增设了体操课，相当于现在的体育。民国十一年我在该校毕业。及后军阀混战、变乱无常，

该校也曾因此而停办。

在高等小学堂成立后两年，县内筹办一所新校叫“模范学堂”，校址设在县城西南面的万寿寺旧址（即现在龙门中学校址），时人以此又叫它为西南学堂。首任校长由谭伯衡领衔，谭雨三执掌教务。到民国十二年，由于军阀战乱影响停办。以上两校后经民国十六、七年的筹备劝捐，至民国十八年秋（1929年）复办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（1931年），日本对我国肆行侵略，激发了全民的抗日浪潮。风气所及，急于开启民智。在新形势的影响下，“模范学堂”改为“龙门县立第一初级中学”。二中则设于永汉。原来的龙门县官立高等学堂，则改为龙门县立第一小学。二小设在永汉，三小设在龙华。各校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学费、兴贤书院的租谷，以及木排捐、草菇捐，（后两种是当时龙门外运的主要土产）。这时小学使用的教材叫复兴教科书，课程有国文、算术、自然、公民、体育等。随后又增设图画、手工、音乐。当时校园内外，时或飘荡着抗日救国、抗日救亡的歌曲声。

与此同时，除了公立中、小学之外，麻榨办起了私立龙文中学，县城先后出现了私立小学，如伯衡小学（校址在现在镇二小）、崇义小学（在现在王坪镇府所在地）。在私立小学中，伯衡小学办得较早，也稍较完善。创办人李耀基，落乡募捐，当时县绅谭伯衡献捐最多，首次献捐400元白银，因而以“私立伯衡小学”命名。随后谭又拨有四千斤谷租的田亩作基金，办了几年也较稳定，并于1936年正式立案。该校解放后曾改名为“星光小学”，至1952年停办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，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我国战争，战

火漫及全国各地。广州市沦陷前夕，龙门县城于1938年9月间（民国廿七年八月下旬）惨遭敌机数十架次，轮番轰炸，县城几乎全毁。那时，县城的公私立中小学全部停开。至1939年才有些疏散到农村复学，如一小搬至十屯村，县立第一初级中学搬至鹿山村，后转搬至王坪村复课。那时学校的设备除了课室、粉笔、黑板之外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由于日敌经常袭扰或空袭影响，上课很不正常，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永汉二中、龙文中学、县立二小，伯衡小学先后复课。龙门县立第一初级中学内用拆旧县城城墙的砖（1940年拆旧县城城墙），建了几间校舍。于1944年首办高中，可是维持不到三年，因师资、设备等问题，便又停办。直至解放后的1956年龙门才正式（复）办起高中。

刘鸿祺口述

骆水扬记录整理

